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2023

論顧城《鬼進城》的異托邦詩歌空間——以「鬼」與「城」為例

Yu Ka CHA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如珈 (2023)。論顧城《鬼進城》的異托邦詩歌空間——以「鬼」與「城」為例。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編)，《考功集2022-2023：畢業論文選粹》。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This 現代文學、文學與電影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二零二二至二三學年

嶺南大學中文（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論顧城《鬼進城》的異托邦詩歌空間
——以「鬼」與「城」為例〉

學生：陳如珈

指導老師：龔浩敏教授

摘要

顧城是中國當代朦朧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年少便被冠以「童話詩人」之名，在詩壇中佔一席位。「童話詩人」之稱固然彰顯了顧城早期的莫大成就，卻也局限了外界對他後期詩作的評價。現存顧城相關研究，多有沿用「童話」框架、而論其崩塌者，可惜，這些童話崩塌的結論，更多著墨於顧城弑妻自殺的生平，而忽略其後期詩作。

顧城後期詩作意象跳躍、視點變幻不定，向來以晦澀難讀著稱。本文認為這種拒絕解讀的傾向早已超越了朦朧詩的向度，進而呈現了顧城身為詩人的另種面向。故而本文試圖撇除顧城「童話詩人」的面向，借助傅柯的「異托邦」空間移動論述，對顧城後期代表作《鬼進城》中的兩大核心意象——「鬼」和「城」進行空間意象的場所分析，嘗試將「空間」概念整合到詩歌文本分析中，從而為解讀顧城晚期詩發掘出以「文學本體論」為向度的可能。

關鍵詞：顧城、傅柯、異托邦、詩學空間

目錄

第一章：緒論 -----	P.3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p.3
第二節 文獻回顧	p.4
第三節 研究方法：「異托邦」理論	p.7
第二章：「城」—— 異質的詩歌空間 -----	P.10
第一節 「城」與「家」的對應關係	p.10
第二節 之所以異托邦：離散者的失「城」之危	p.10
第三節 「城」的異質性	p.11
第三章：論「鬼」的異托邦模式 -----	P.15
第一節 「鬼」作為異質空間	p.15
第二節 「鬼」的多重指向：論其異托邦模式	p.16
第四章：結語——異托邦作為寫作策略 -----	P.19
參考資料 -----	P.21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你相信了你編寫的童話
自己就成了童話中幽藍的花¹

顧城（1956-1993），以「唯靈浪漫主義」著稱的朦朧詩人，從 1980 年代起就被稱為「童話詩人」。1975 年，年僅 14 歲的顧城就完成了其代表作《生命幻想曲》，在當代文學界中取得一席之地：1981 年被《鴨綠江》詩刊評選為「最年輕的青年詩作者」；1985 年於《拉薩晚報》「你最喜歡的中國十大青年詩人」上榜。然而，每當談起顧城詩，常常局限於其早期詩作，學者研究也似乎離不開「童話」「孩子」「天真」諸如此類的論述框架，而少有涉及到其在 1987 年出國以後的作品。

1992 年底，顧城以四個階段回顧自己的創作生涯，學界至今仍多有沿用。其中 1987 年他出國以後的作品為「無我」階段。這一時期的作品尤其晦澀難讀²，加上顧城自己的形容：「心理的崩潰」「明亮的瘋癲狀態」³等，故而學界褒貶不一，甚至有論者認為「此時作品已然顯示『顧城瘋了』，詩意自不必深究。」⁴但觀顧城後期訪談，私以為這樣的定論或許太過輕率。

¹ 舒婷：〈童話詩人——贈顧城〉，收錄於《舒婷、顧城抒情詩選》（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² 例如西川談顧城晚期詩：「抓不住的這種感覺，就包括他寫的《鬼進城》，...他每一句話到每一句話，每一個意向到每一個意向你不知道他按照什麼邏輯來的，它沒關係，它有一種發散性，...這種東西也不是說他們家人願意把它定位在什麼地方我們就把它定位在什麼地方」，轉引自

http://culture.ifeng.com/huodong/special/gucheng/content-2/detail_2013_12/31/32621124_0.shtml。又如夏宇所說：「他是不是果然就是瘋的，他是不是就是那「瘋」的本身，像傅柯所說的那真正的第一人稱？而不是模擬一個瘋狂的詩人在寫「瘋」這件事情，此所以本就無所謂的動機，...他只讓生命真正是一個謎，創作是一個謎...」，轉引自 <http://mypaper.pchome.com.tw/floatable/post/1236595369>。

³ 顧城：〈從自我到自然——演講錄之一〉，收錄於《顧城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頁 279。

⁴ 張梅芳：〈顧城及其詩研究〉，台北：文化大學博士班論文，2005，頁 129 之註 7。

於顧城而言，從前面三個時期的「有目的」走到「無目的的我」，意味著與前期心理的完全分裂：「我不再做夢，是指我放棄了改變世界或改變我的妄想。這種夢是一種執著的追求。我繼續做著夢，是指終有一些我未知的事物來到我的生命中。它來了，又離去，留下一些啓示和暗示。這種夢是一種自然現象」⁵，可說是「『造』夢——做夢」的重大轉變。

如果說童話王國是顧城早期在詩中「造」的夢，那麼「城」就是他在生命最後幾年所「做」的夢。本文討論的《鬼進城》（下稱《鬼》），寫於 1992 年，包括引子在內，共 9 個部分，正文從「星期一」到「星期日」列為 7 節，以及結尾一節為「清明時節」。顧城將此詩稱為他旅居德國一年的最大得著：「我在柏林獲得了我的北京。」⁶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論述，後世研究即使提及《鬼》，亦多以顧城的離散語境為基調而論其對北京的思念。本文認為《鬼》的思想內涵絕不僅止於對北京之思。故此，本文從《鬼》之詩歌空間入手，透過細讀分析，試圖為解讀顧城晚期詩提供一個更深入的角度。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縱觀顧城研究，大部分發表圍繞「朦朧詩、童話抒情詩風」的框架，集中討論其生平及前期詩歌，而較少論及其後期詩。⁷截至 2023 年 4 月 3 日，在中國知網以關鍵詞搜索「鬼進城」，結果僅 1 條；「顧城後期（詩）」亦僅得 25 條，數量稀少，且並非都有提及《鬼》，亦不乏仍沿用「童話」框架、而論其崩塌者，而所謂童話崩塌的結論亦少從其後期詩著墨。⁸

⁵ 張穗子：〈無目的的我（代序）——顧城訪談錄〉，轉引自顧工主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頁 6。

⁶ 同上，頁 6。

⁷ 張梅芳：〈顧城及其詩研究〉，台北：文化大學博士班論文，2005。

⁸ 此類論述多著墨於顧城前期詩的「童話」一面與後期殺妻等事件的落差，如有論者認為「顧城將詩境與生活完全混肴，甚至以後者取代了前者。」張志忠：《中國當代文學 60 年》（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頁 105。可見，童話崩塌的說法並非單從詩學角度而言，而更多受顧城「童話詩人」的既有形象、弒妻自殺的歷史記憶影響，其後期詩作為文學並未得到正視。

至於其他現存相關研究成果，主要可歸納為（1）「記憶的再書寫」；（2）「城」的空間意象；（3）書寫場域的「重影」。

一、「記憶的再書寫」

論者多將顧城後期詩視為「記憶的再書寫」。如楊欣怡〈從顧城後期組詩中的“我”看其創作的語言轉向〉⁹觀其詩歌語言，指出字的功能是「意義的輻射點」，也就是說：語言本有的約定俗成「公共性」特質減弱。根據張真〈泥潭中的孩子——顧城的詩歌空間與中國現代性〉內文第三部分，這指向「兩樣死亡」¹⁰：

1. 「個人的死亡」

顧城晚期詩力圖探求外在於（並抗衡於）規範的話語世界。¹¹此正如伍方斐〈顧城後期詩與詩學心理分析〉¹²對「無我」概念的解讀：把對文化與世界的否定推向絕對，而指向一種完全剝離人本意識的「新生」。

2. 「歷史的死亡」

如組詩《城》對北京的回憶與重建就置於極端隨意的記憶與（意識或無意識的）幻想之上。¹³胡少卿〈“層累式”北京的文學重建——顧城組詩《城》《鬼進城》索解〉¹⁴亦有類似說法，認為詩人在《城》裏以個人記憶「與公共記憶搶奪地名的闡釋權」，並提出「歷史個人化」的概念：對老地名的使用，實質上指向對傳統的消解與改寫，本來共有的歷史至此「死亡」。

⁹ 楊欣怡：〈從顧城後期組詩中的“我”看其創作的語言轉向〉，《漢字文化》，第22期（2020年），頁48-50。

¹⁰ 張真著，劉倩譯：〈泥潭中的孩子——顧城的詩歌空間與中國現代性〉，轉引自謝冕等主編：《新詩評論》總第八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119。

¹¹ 同註10，頁119。

¹² 伍方斐：〈顧城後期詩與詩學心理分析〉，《詩探索》，總第16輯（1994年4月），頁137-147。

¹³ 同註10，頁119。

¹⁴ 胡少卿：〈“層累式”北京的文學重建——顧城組詩《城》《鬼進城》索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2期（2015年），頁151-164。

二、「城」的空間意象

之於顧城，「城」既是出生故地，亦是自指。承上胡少卿一文，¹⁵就關注到「城」在顧城詩中的兩種定義：現代都市、以城牆作為「保護」的建築物；又結合詩人生平，提到「城」是詩人「創傷經驗」之源，所以詩裏對「城」的重建並非北京古城，而是童年時代與自己內心的城。有論者甚至提出「城」的自我指向是貫徹始終的，認為詩人早期追求「自然」是逃離「城」的嘗試，故此亦以潛文本的方式存在。¹⁶

麥芒〈「鬼進城」：顧城在新世界裏的變形記〉¹⁷也有相似看法，以與上文相異的「後歷史觀」視角，指出詩人身為「流亡者」在詩中重獲的故「城」同時指向他早已遠離並失去、卻仍幻想著進入的北京與自己。然而論者也指出，通過詩歌寫作而重獲的「城」並不具備真實性，只是詩人離散異國、對自身流亡現實的否定與奠定，所轉化成的——既容許凝視停留、而自身也可以通過的「想象性內在空間」。

三、書寫場域的「重影」

伊索爾〈顧城詩源初探〉¹⁸提到詩人在「隱性世界」裏進行充滿個人救贖意味的舊城重建，是對某種歷史性時間的領會、再現、把握以及抵抗。從美學角度理解，則《鬼》詩中城市影像的重疊體現了現實距離的縮短，即「地點與空間的『分離』」；認為是「低度發展的現代主義」的後果之一，由此總結《鬼》的詩歌空間是「『幻影般的』『現代』性質，而非『缺席的』地點」。¹⁹

¹⁵ 同上，頁 152。

¹⁶ 麥芒：〈「鬼進城」：顧城在新世界裡的變形記〉，轉引自謝冕等主編：《新詩評論》總第八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132。

¹⁷ 同上，頁 121-148。

¹⁸ 伊索爾：〈顧城詩源初探〉，轉引自謝冕等主編：《新詩評論》總第八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107。

¹⁹ 同註 10，頁 118。

另一方面，從「離散」語境而言，麥芒〈「鬼進城」：顧城在新世界裏的變形記〉²⁰：書寫場域的「重影」指向一種「既無法扎根柏林，也無法歸返北京」的雙重疏離。鬼自由穿行於影像交錯的「城」，似乎是作為一種美學裝置去否定這種「流亡」身份。然而，鬼能穿過現實世界而不碰觸/改變事物的特質，同時指向局外人身份，而歸屬的缺失最終導致鬼「只能永遠在一個幽閉空間來回翻騰」。

第三節 研究方法：「異托邦」理論

一、「異托邦」—— 傅柯的空間移動論述

異托邦（heterotopias）由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於 1967 年在〈另類空間〉（Of Other Spaces）演講中提出。相對於烏托邦（utopia）的「非真實」，異托邦真實存在並類似於反場所（counter-sites），「不斷地重新表象、解釋甚至是顛覆現實」²¹。傅柯以鏡子的比喻²²解釋，異托邦以一種與現實對立的方式來質疑、界定或倒映現實。

大體而言，異托邦可以分為兩大範疇：其一，危機異托邦，指人們用以「度過其關係角色的轉變」、沒有特定地理位點的空間場域；其二，偏離的異托邦，指往往處於偏遠地帶、並用以安置偏離於核心的事物之場域，例如安置老人的療養院。但與此同時，這些邊緣化場所反過來界定或映照「正常場所」。²³

²⁰ 同註 16，頁 121-148。

²¹ 汪行福：〈空間哲學與空間政治——福柯異托邦理論的闡釋與批判〉，《天津社會科學》，第 3 期（2009 年），頁 11。

²² 傅柯認為，鏡子是實際存在於現實的真實場址，此為異托邦的基礎。透過鏡像的映照，自我的存在得以確認，此為真實；然而這種對真實的確認（鏡像）本身又是倒置了的現實，呈現出浮動的虛擬性質。異托邦正是這樣一種既真實又非真實的空間。

²³ 龔卓軍：〈異質空間中的移動——從詩學空間到網絡空間〉，收錄於黃應貴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台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頁 379。

傅柯並提出異托邦的五大原則²⁴，梳理如下。

1. 空間意義之浮動

異托邦與社會文化具有「同步性」，所以它的功能或意義因應不同的歷史情景而有所改變。

下表以墓園²⁵作為異質空間的意義流變為例：

	18 世紀末以前	19 世紀初期起
位址	市中心，緊鄰教堂	郊區
對墓園的態度	尊崇；膜拜死者的聖所	鄙棄；不祥之地
背後意識形態	靈魂不朽的信仰， 認為往生者可能復活	死亡吞噬生命

2. 矛盾或對立空間的並置

3. 異質時序 (heterotopias)

即絕對斷裂於傳統時間的時序。一般而言，異質時序有兩種對立的呈現方式：

(一) 時間的無限積累 (indefinite accumulation of time)

不間斷地將一切想法、形式、品味等等，安置於一個外在於時間的場域，以抵抗時間的破壞性，像是現代博物館或圖書館的概念。

(二) 「編年史」式的時間斷裂 (of absolutely temporal [chroniques])

²⁴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Heterotopias." Translated from *Architecture, Mouvement, Continuité*, no. 5, 1984, p.46-49, from Foucault.info <https://foucault.info/documents/heterotopia/foucault.heteroTopia.en/>
Retrieved on 11 Apr 2021.

²⁵ 同上。

4. 「隔絕——穿透」的並置性部署

5. 異托邦的兩極化功能

(一) 幻象異托邦

幻象空間作為「鏡子」，以虛擬的方式去揭示真實空間

(二) 補償異托邦

這是由於真實空間的雜亂無章而作為補償產生的異質空間。補償異托邦以倒置於補償對象的雜亂無章而建構，故而往往呈現出一種完善規劃、整齊有序的絕對規律，殖民地就是補償異托邦的例子之一。

二、「異托邦」作為解讀詩歌的方法

本文將借助傅柯的「異托邦」概念，透過與關係性空間相關的移動論述，以顧城《鬼進城》從詩題起便點出的「鬼」與「城」為對象，試圖從文學本體論的角度，提出一個外在於顧城「童話詩學」的傳統研究框架，為顧城後期詩提供以文本為基礎的解讀方式。

如上文對前人研究之回顧所述，學界一致認同：顧城的後期詩歌源自其意義經驗，是記憶的再書寫；而「中國現代性」的失敗經驗在 21 世紀成為顧城後期詩歌的一種新解釋。從而得知，顧城後期詩的基礎是現象界中的真實存在，並且對於詩人自身所在的現實產生某種抵抗作用。就以上兩點，《鬼》詩的創作概念與「異托邦」的本義高度相似，故此本文選擇以「異托邦」概念解讀此詩。

第二章：

「城」—— 異質的詩歌空間

第一節 「城」與「家」的對應關係

在夢裡，我回到北京，可與現代無關，是我天經地義要去的地方。

《城》這組詩，我只作了一半，還有好多城門沒有修好。但是我想先寄給你看著，這也許是一本新的《西湖夢尋》，我不知道，我只是經常唱一句越南民歌：可憐我的家鄉啊……²⁶

1992年4月，顧城為《城》寫了篇序言，其中提到「回家」的渴望。《城》以北京為寫作對象，共包括52首短詩，從1991年4月到1993年3月，寫了兩年；《鬼》寫於1992年，屬於同期詩歌。相同的創作時期和書寫區塊似乎讓《城》《鬼》二詩中「城」的母題互為關聯，甚至可以把《鬼》視為《城》的附屬部分去解讀²⁷。在這種意義上，《鬼》無疑在解說一種對家的思念與歸去的渴望，所以「鬼」之所謂「進城」，其實就是「回家」。「城」作為詩歌空間的所指，便是「家」之所在。

第二節 之所以異托邦：離散者的失「城」之危

《鬼》所敘述的進城與歸家，實際上有一預設前提：鬼出了城。這正對應20世紀80年代顧城等一眾朦朧詩人的「離散」現實。「有家歸不得」的局面，使身為離散者的詩人面臨缺失歸屬、成為「無家者」的身份危機。所以顧城對回家的渴望，實際上還牽涉「可憐」的、指向無從歸去的哀怨，讓他只能在詩歌空間裏「修」城門。在這種意義上，詩歌空間於詩人而言也是一種異托邦。

²⁶ 顧城：〈關於《城》〉，收錄於張寶云等主編：《回家：顧城精選詩集》（台北：木馬文化，2016年），頁292。

²⁷ 同註14，頁157。

「異托邦」能夠創造出一個不真實的、虛擬的空間，雖然這個空間是虛擬的、不真實的，卻能夠準確地將真實的空間反映出來。²⁸

在詩歌空間的意義上，「城」是實際存在的真實場址。詩人透過對「城」的建構，映照出虛擬、不真實的「家」影像，從而試圖確認自己在實際上有所歸屬。

第三節 「城」的異質性

圍繞詩歌的歸家命題，《鬼》有一節“序言”作為開篇的引子：

○點
的鬼
走路非常小心
它害怕摔跟頭
變成
了人²⁹

一、意義之浮動：救贖還是墮落？

若說序言的敘述為「鬼進城」的心理層面作了簡單解讀，那麼在敘述之前，「城」的概念便率先「呈現」於字句排列而成的「圖像」空間。在這裏，「城」的空間以一組垂直的軸交叉成十字形狀的標志呈現，像是在透過暗合於基督中的十字架圖標，傳遞著某種宗教式神聖救贖的「再現」。這樣一個為詩人所精心規劃的「城」規範而精準地排列成一個絕對整齊的空間，從而抵抗「雜亂」的離散現實，可說是作為補償的異托邦存在。

²⁸ 王勇：〈福柯的空間哲學異托邦特質思想分析〉，《北方論叢》，第5期（2014），頁114。

²⁹ 顧城：《鬼進城》，收錄於張寶雲等主編：《回家：顧城精選詩集》（台北：木馬文化，2016年），頁278。此後引用只註頁碼。

然而到了最後，「城」作為異托邦的功能卻仿佛對立於一開始的補償意義。〈清明時節〉是《鬼》的最後一首，從詩題解讀，鬼進城的路途終點在清明時節，回家最終成了一種祭拜與悼念。

如王德威所說，顧城以幽影般幻影顯現主體性的空洞，事物的任何意義都遭到掏空。³⁰清明本身就是在世者祭拜記憶中的逝者幻影，而權當安慰的姿勢對死去的鬼也並無意義。這仿佛在昭示一種無法排遣的傷痛：鬼始終無法回城。「鬼進城」只會指於虛「無」的結局，如同詩中多重否定式的敘述：「無信無義/無愛無恨；沒爹沒媽/沒子沒孫；不死不活/不瘋不傻」（290-291）……諸如此類的敘述，同時重新對應於序言的「○點」時空，也就是說，在「鬼」的世界，「城」是幽影般不可觸及的存在，是以「家」更形虛幻。這一虛擬性似乎消弭了「城」一開始作為異托邦的補償性角色，而反過來將「城」創造為幻覺空間（space of illusion），透過深化「家」在真實空間裏的虛幻性，以更為虛幻的方式暴露詩人在現實生活場所中被剝離的這一真實空間。

總括而言，在《鬼》詩的不同部分，「城」這一異托邦空間的意義是浮動的：它始於救贖般的補償作用，終於揭示歸屬的剝離與缺失，並回歸於「主體本身自怨自哀式的憂傷（melancholia）的循環」³¹。

二、不同場址的疊加與並置

觀《鬼》詩所敘，在「城」的場景框架下，敘述角度帶有「以『鬼』為中心主體」的敘事者選擇：不論是帶有解題性質的序言、詩歌「腹地」，抑或結尾的〈清明時節〉，皆以「鬼」為第三人稱敘述主語，講述城中所見，此外視點亦會位移至鬼的心理

³⁰ 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頁202-203。

³¹ 王德威在〈遊園驚夢，古典愛情——現代中國小說的兩度「還魂」〉中，討論到「傷逝」概念：「傷逝不僅是簡單的悼亡，像過去告別而已。傷逝成為一種生命的姿勢，甚或內容，讓有情的主體魂牽夢縈，不得安寧。用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話來說，面對欲望對象的失落，主體不能以哀悼（mourning）的形式，排遣傷痛，反而變本加厲，將失去的對象內化，形成主體本身自怨自哀的憂傷（melancholia）的循環。」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頁124-125。

狀態，如〈星期二〉：「鬼閉眼睛/就看見了人 睜開/就看不見了」(280)。簡而言之，「城」作為《鬼》的場景框架，至少同時並置了「人——鬼」兩個不相容的世界。這二者的對應與對立關係早於序言帶出：

《鬼》詩中的「人」作為「鬼」的對應主體而存在。從視覺的形式結構而言，兩個主體的引入都在序言以正方形「圖像」呈現，並在城的「地圖」上隔著橫軸遙遙相對。相同形態的呈現與位置上的相對表示二者相對，正如〈星期二〉：「鬼是些好人」(280)，存有人鬼同等的歸類意義，指向沒有高低之分的對應關係。

另一方面，「人」、「鬼」在城的「地圖」上隔著橫軸遙遙相對，距離上的隔膜似乎暗示了某種對立關係。而觀其敘述：「它（鬼）害怕摔跟頭/變成/了人」(278)，這一對「鬼」的心理描述表現了「鬼」對「人」的排斥，此可以為對立關係之一；又，〈星期二〉首行所述的「鬼——好人」對等關係，可以承接序言「人鬼區分/對應」的敘述理解為「鬼好而人壞」的對立關係。

若以康德的批判理論理解以上所述，可發現詩人起碼在《鬼》詩中佈置了三個空間：「城」的場景框架為「表象」(appearance)空間，其中同時存在放置了「人」、「鬼」兩個對立的、不可相容的兩個「物自身」(thing-in-itself)的話語聲音。或許可以說，「城」這一空間的異質性就在於不相容的話語空間之並置。

三、異質時序：與傳統時間之斷裂

若將作品視為是「存有的取得與存有的失落之間徘徊」，則詩人最後以北京故城舊居做為精神家園的書寫區塊，無疑是回溯自己生命。³²

《鬼》詩 8 首，單看開頭的 7 首，從星期一到日排列，排列方式看似是大眾共有的時間，但實際上它與傳統的時間斷裂。作為顧城對自我記憶的再書寫，一週的歷時

³² 張寶云：〈字的身世〉，轉引自《回家：顧城精選詩集》(台北：木馬文化，2016年)，頁 10。

是隨著顧城記憶片斷的時序而排列的。從星期一到日的時序並不是一般所認知的「垂直性縱向」綫性流向，而是「橫向」的深度延展。例如為首的兩首短詩，從「陳述」手法遞進至場景的「展示」與「呈現」；內容上，從「召喚一種心情，書寫一種回家的渴望」³³、寫到「家」作為一種夢想與現實世界的隔絕，則表現了思想層面的深化。可見詩歌時序的實際指向，是顧城在書寫中對自我記憶的逐步深入，是其自身對歷史與過往的「折返」，也就是說，詩人透過「回到當下」的方式思考歷史³⁴，亦即「時間的無限累積」(indefinitely accumulating time)。

雖然《鬼》開頭 7 首的詩題取「一週」的傳統時間單位排序，但就傳統的時間認知而言，週為不斷重複的循環概念：七日為「週」，四週為「月」。《鬼》卻以一首〈清明時節〉作結，仿佛在昭示「週」的「死亡」，由此，《鬼》詩中所謂的「星期」，應為不循環的時間單位理解，其異質性在於：把本應不斷縱向流動發展的時間定格，使其斷代於某時某刻的「編年史」(temporal [chroniques]) 性質。

³³ 黃梁：〈顧城之《鬼進城》〉(2003 年 5 月 4 日)，青銅學會主辦：「顧城詩學系列講座——顧城逝世十周年醒思」第三場之演講紀錄，轉引自「流網」<http://mypaper.pchome.com.tw/floatable/post/3682810>

³⁴ 同註 23，頁 377。

第三章：

論「鬼」的異托邦模式

第一節 「鬼」作為異質空間

「鬼」是一種意識狀態，在這種意識狀態裡面才能夠進行夢想的遊走，「鬼」是一條道路，讓身體暫時脫離空間的拘留，於是顧城可以回到他所思念懷想的家：北京。

35

探論「鬼」的異托邦模式之首要，是確立其作為異質空間的本質。在詩歌裏，「鬼」是一種美學裝置，它本身無意義，但仍在詩歌空間中系統式地指向「某物之情狀」³⁶，例如是一種意識狀態、一條歸家的道路，又或者是死去的人³⁷。「鬼」這一影像的本義，指向了意義經驗的斷裂處³⁸：它由於主體的某種意義經驗而生，而且意義超越了主體的經驗範圍，並以斷裂於意義經驗的方式形成一種系統的描述。

把忘記的想起，把想起的忘記，在詩中看到自身。³⁹

既然「鬼」作為「某物之情狀」的系統化影像呈現，自然也能對應於詩歌想要表達的母題。顧城說過，詩的功用在於「把人從狹小的觀念存在中解放出來，……他們展示生命世界。」⁴⁰在他眼中，詩歌的存在意義與建構，都是對現實世界的描述、分析與跳脫於固有觀念的再解讀。這正與異托邦的意義⁴¹相合。

³⁵ 同註 33。

³⁶ 同註 23，頁 377。

³⁷ 顧城在一場訪談中使用「鬼」概念，接續對「死了的人」的討論：「但是我知道，死了的人並沒有消失。鬼溶解在空氣、黃昏、燈光和所有人的身上。一切並非到此為止。」同註 5，頁 6。

³⁸ 同註 23，頁 377。

³⁹ 顧城：〈我曾像鳥一樣飛翔〉，收錄於《顧城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頁 279。

⁴⁰ 同上，頁 169。

⁴¹ 傅柯界定異托邦的意義：“in a given society, take as its object the study, analysis, description, and

第二節 「鬼」的多重指向：論其異托邦模式

一、關係性空間中的「自我」指向

正如傅柯所說，在我們所處的新時代，對空間的界定全憑場所之間的關係所形成的「點、綫、面」。⁴²關係性空間（relational space）基於場所與主體的內在關係移動，在文學層面，它關乎「空間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與實踐的選擇」，後者會透過空間移動概念配置上的差異呈現，繼而改變文學隱喻中的空間移動意象與論述策略。⁴³

鬼對於我來說是我在現實中的一個化身、一個旅行。人對於我來說是一種名稱，也是一種概念。… 世界說我是人就是說我具備了人的形體。但這個形體並不是全部的我。我還能感到其他的生活。⁴⁴

詩人既提到「鬼」是「『我』在現實中的化身」，正是一種暗示：我們可以把「鬼」視作關係性空間解讀。它呈現詩人的特定向度，即：「鬼」這一空間意象的任何意義或指涉，定然具有某種「自我」指向，所以對「鬼」的解讀就必須結合詩人的現實生活，從而推斷詩中所敘為詩人的何種意義經驗與情狀。

二、空間意義之浮動：「鬼」的多重指向

也許「鬼」是一種能夠隨意漫遊世界的自由精神，但在實際生活中他卻並無安身之所，因此只能永遠在一個幽閉空間裏來回翻騰。⁴⁵

“reading” (as some like to say nowadays) of these different spaces, of these other places.” 出處見註 24。

⁴² 原文為：“Our epoch is one in which space takes for us the form of relations among sites.” 出處見註 24。

⁴³ 同註 23，頁 364-365。

⁴⁴ 同註 5，頁 4。

⁴⁵ 同註 16，頁 144-145。

1. 離散狀態的所指：作為偏離的異托邦

既然《鬼》詩裏的「城」對應於「家」的概念，那麼「鬼進城」就是在反過來展現了當下的離散狀態。這一暗示無疑呼應了顧城以至於同時代的朦朧詩人流亡海外的境況。在這一隱喻下，「鬼」可理解為偏離的異托邦：從詩中整整一週的進城路途、最終歸於清明時節的失敗經驗，可見「鬼」在城中的身份地位偏差於「主流大眾」。

「鬼」有能力介入「表象」世界，如〈星期一〉：「他們（傍晚的人）一路燈影朦朧/鬼不說話 一路吹風/站上寫 吃草 臉發青/一陣風吹得霧氣翻騰」（279）。處於場域以外的「鬼」，透過吐出烟霧、吹風等行為，左右了「城內」的天氣。但同時作為邊緣化的空間，他們也無法進城。正如顧城等一眾在 1980 年代末離開中國的離散詩人，他們一方面以決定性的姿態界定了「『後歷史』的中國當代詩歌的處境」⁴⁶，另一方面卻又被邊緣化，無法歸去故國而失去歸屬之地。

2. 歸家的不歸路：

「隔絕——穿透」的部署與異質時序

「鬼」具有穿透的存在特質。正如顧城談及，「死了的人並沒有消失。鬼溶解在空氣、黃昏、燈光和所有人的身上」⁴⁷，它在當刻的時間無處不在。但「鬼」的穿透力絕不僅僅於此，它作為「死了的人」，卻能夠在「城」——當刻的核心時空之中佔有多至「無處不在」的空間。對於過往的時間，鬼能夠感知、折返、甚至盛載之。就如〈星期一〉所述：

鬼有時候也會讀：“畢竟他們原來認識”

然後把手放在文件下邊

“這棵水邊的老玫瑰” (279)

⁴⁶ 同註 16，頁 122。

⁴⁷ 同註 5，頁 6。

可見，鬼具有自由穿透於時空的能力，由此，「鬼」是一條歸家的道路⁴⁸：

它所折返的「北京」帶有某些早已消失於「當今」現實的記憶層次。如〈星期三〉是對於 20 世紀初期社會主義的記憶層次之「復刻」與「再現」：「『砰』的一下 人也破了個洞/歌聲直往上湧/再也沒聽過景春春的消息/到處爆發了遊行」(282)；「扔瓶子」(283)，這一象徵具有時代的特殊意涵，指向對極權統治的恐懼與抵抗。

但「穿透」式的回歸，也意味著鬼已「隔絕」於解除離散狀態的可能：

鬼歸去的夢想是透過其於「過往」的時間裏穿行而實現的，一方面，這種成功不可避免地將時間定格於過往的歷史時刻，於是斷裂於傳統時間下的「當刻」現實，指向了如同「編年史」斷代的異質時序。這樣的北京不會死，鬼就這樣永遠留在了過往。另一方面，透過穿透裝置的折返，亦指向「鬼」作為存在於「當刻」現實的離散者，帶著「當刻」的意識與潛意識，回望某個「過往」的歷史時刻，於是形成在某些記憶片斷的基礎上、「無限累積時間」的回環式異質時序。

當回歸的實現建基於記憶的再現，鏡像般的回歸屬於過去的時間，故而「鬼」不可能在「當刻」的北京現實中尋得相同的場域。也就是說，透過穿透實現的折返式回歸至多是離散者的自我安慰，但這種以「過去」滋養的影像同時在拉遠「離散者的『家』」與「當刻的北京『現實』」的距離，從而將離散者「隔絕」於在現實回歸的可能，最終指向歸家的無望。

⁴⁸ 同註 33。

第四章：結語

—— 異托邦作為寫作策略

說起顧城，總免不了想起他身為「童話詩人」的年少成名，然後聊起他「弑妻自殺」的結局。有趣的是，乍看之下處於兩種極端的兩個標籤，卻異常默契地抹殺顧城作為一個詩人的多種面相。觀學界對於顧城後期詩的評價，除了套用顧城自己說的「無我」等一系列的詞和「晦澀難解」這樣籠統的字眼，似乎再無其他。

奇異的聲響、變幻的視點、跳躍的意象……無疑，顧城後期的詩語言有著斷裂於公共話語的趨向。面對拒絕解讀的詩，本文試圖借助「異托邦」的空間移動論述，解讀詩中的核心意象，並輔以顧城自身在現實中的生活狀態，意在發掘顧城後期所謂「『無意義』的破碎」的詩語言在詩歌空間中的敘述或抒情意義。本文藉著分析《鬼進城》中的「鬼」與「城」，嘗試將「空間」概念整合到詩歌文本分析中，為解讀顧城晚期詩發掘出以「文學本體論」為向度的可能。

總括而言，顧城在《鬼進城》詩中，以「鬼」與「城」的核心意象作為主脈絡，透過虛幻的方式倒置或折射那些於現實生活中深深與他糾纏的「情狀」。

人也可以在與鬼保留距離的狀態下來寫詩。這就是說，像是在看電視一樣，看到一個鬼的故事。作為人來寫詩，人不會受到任何傷害。…我作為人創作了《鬼進城》這組詩。⁴⁹

顧城曾經在訪談時提到異托邦式的詩歌創作：顧城看電視比喻自己作為人創作《鬼》詩，這種做法如同在二維的詩歌空間平面上，進行三維的敘述與展示，本來就是不相容空間的並置。可以說，《鬼》詩的創作本身就涉及異質性，他讓《鬼》的詩歌

⁴⁹ 同註 5，頁 6。

空間成為了一處異托邦。由此而言，顧城是絕對有意識地把詩歌作為異質空間建構，那麼顧城將「某物之情狀」剝離於「意義經驗」，大概也是他刻意以異托邦為寫作策略的體現。

全文完

參考資料

(一) 顧城詩集·選集

1. 顧城：《顧城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
2. 顧城著，顧工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三聯書店，1995。
3. 顧城、舒婷著：《舒婷、顧城抒情詩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4. 顧城著，張寶云等編：《回家：顧城精選詩集》，台北：木馬文化，2016。

(二) 專著（以作者姓氏漢語拼音序排列）

1. 黃應貴：《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台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
2.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
3. 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4. 謝冕等：《新詩評論》總第八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5. 張寶云等：《回家：顧城精選詩集》，台北：木馬文化，2016。
6. 張志忠：《中國當代文學 60 年》，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三) 期刊論文

1. 胡少卿：〈“層累式”北京的文學重建——顧城組詩《城》《鬼進城》索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2 期（2015 年），頁 151-164。
2. 汪行福：〈空間哲學與空間政治——福柯異托邦理論的闡釋與批判〉。《天津社會科學》，第 3 期（2009 年），頁 11-16。
3. 王勇：〈福柯的空間哲學異托邦特質思想分析〉。《北方論叢》，第 5 期（2014 年），頁 111-115。
4. 伍方斐：〈顧城後期詩與詩學心理分析〉。《詩探索》，總第 16 輯（1994 年 4 月），頁 137-147。

5. 楊欣怡：〈從顧城後期組詩中的“我”看其創作的語言轉向〉。《漢字文化》，第 22 期（2020 年），頁 48-50。

（四）學位論文

1. 張梅芳：〈顧城及其詩研究〉，台北：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論文，2005 年發表。

（五）外文資料（以作者英文字母序排列）

1. Foucault, Michel “*Of Other Spaces, Heterotopias.*” (Architecture, Mouvement, Continuité, no. 5, 1984, p.46-49)

（六）網上資源

1. 《顧城詩學系列講座——顧城逝世十周年醒思》之三：〈顧城之《鬼進城》〉，黃梁主講，青銅學會主辦，2003 年 5 月 4 日
<http://mypaper.pchome.com.tw/floatable/post/3682810>
2. 《顧城詩學系列講座——顧城逝世十周年醒思》之七：〈顧城與家的瓦解〉，翁文嫻主講，青銅學會主辦，2003 年 9 月 7 日
<http://mypaper.pchome.com.tw/floatable/post/1236595369>
3. 西川：〈「流亡的故城」放映分享會〉，鳳凰網文化頻道主辦，2013 年 12 月 31 日
http://culture.ifeng.com/huodong/special/gucheng/content-2/detail_2013_12/31/32621124_0.shtml